



旅拍热如何“长红”？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诗与远方，必有旅拍。如今，旅拍已成为旅行者表达自我、分享生活的重要方式。但旅拍行业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让这个新兴文旅产业持续火爆下去，引发行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油然而生的“主角感”

当下年轻群体将“体验”视为评价旅行的重要标准。旅拍，让游客从“观看者”变为“参与者”甚至“表演者”，一种生活的“主角感”油然而生。

“晒”也是情绪价值的加分项。“社交媒体一方面为表演者提供了展现自己的舞台，另一方面也全方位地刺激着观看者。”资深文旅专家、自媒体人应斌分析。那些精心构图的照片里，不仅有异域风光，更藏着一份理想生活的具象化表达——有人从中看到了自己向往的自由，有人被照片里的松弛感治愈，还有人默默记下目的地，将其列入未来的旅行清单。而评论区里的互动点赞，又会给发布者带来新的情绪反馈。“这种互动，让旅拍的情绪价值突破了个人体验，延伸成了一种社交圈层里的情感共鸣，让每一张晒出的照片，都成了连接向往与现实的小小桥梁。”应斌说。

洛阳某旅拍主理人嘉佳表示，旅拍早已超越了单纯按下快门记录画面的传统拍照范畴，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如今它已逐步演变为一种融合服装租赁、专业美妆造型以及定制化摄影服务等多个环节的新兴综合业态。对游客来说，旅拍综合了景区游览、文化体验、自我展示、拍照留念等全方位的服务，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对相关从业者来说，造型服装、美妆、摄影等多种服务拓展了其营收渠道，因此旅拍行业在高品质游览中迅速崛起，并从早期的传统婚纱摄影，扩展到旅行写真、亲子旅拍等领域。同时，旅拍专业团队更熟悉环境，能高效地指导拍摄者，捕捉人物与环境的“故事感”；且在专业相机和后期修图的加持下，其效果比游客自己拍摄的效果要好得多，因而在当下美颜相机、自拍兴盛的背景下仍在市场上具有一席之地并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

近两年，国潮风也带动了旅拍的持续。旅拍市场的蓬勃发展促使商家不断推陈出新，高度还原特定历史时期或影视剧服饰造型的复刻装，为游客提供了更具代入感的体验。在平遥古城，晋商少奶奶的复刻装十分抢手，精美的绸缎旗袍，搭配上精致的发饰和小巧的手包，让游客瞬间穿越回晋商纵横捭阖的时代。另外，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拍摄旅游打卡照，他们渴望通过旅拍深入体验传统文化，展现个性与文化自信。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满街都是身着华丽唐装的“大唐富贵花”；福建泉州，“簪花围”旅拍盛行，濒临失传的簪花技艺借此焕发新机。

乱象频出与“被迫接受”

旅拍为人们出游提供了新奇体验，然而在消费者热情退却后，旅拍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行业的快速扩张伴随诸多乱象。7月中旬的重庆洪崖洞景区旅拍游客风波，以官方致歉和当地五部门联合整治旅游市场秩序而告一段落。红极一时的铂爵旅拍因工作人员集体失联等消息登上热搜。旅拍行业“内卷”式竞争，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违规揽客等问题显现。

“从2023年敦煌旅拍火爆之后，月牙泉景区周围的小旅拍店一下子冒出来几百家。”敦煌一知名旅拍店的工作人员颇为无奈地对记者说。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旅拍相关企业已突破6000家，多数企业成立不足3年。此外，一些没有资质的个体摄影师蜂拥而入，给行业监管带来挑战。

隐性消费、乱收费等问题令矛盾凸显。商家与客户间的审美差异是目前旅拍行业投诉的重灾区。在相关投诉平台上，诸如“旅拍店收钱P图，不满意不再理人”等投诉屡见不鲜。面对许多隐性消费，消费者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被迫接受。

园区监管难度也在增大。有些旅拍者不顾园区管理规定，甚至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此前，曾有一段越野车队环绕“格聂之眼”表演的视频在网络传播。格聂神山景区管理局称，被碾压的植被因在海拔高达3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生长，所以恢复期需要10年以上，如果破坏严重，会造成土地沙化甚至导致“格聂之眼”消失。

扩大生态，方能“长红”

“旅拍固然有其不足，但是巨大的市场和强劲的发展势头都提醒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旅拍的价值和意义。未来，全社会可以从多个角度共同努力，一起营造良好的旅拍环境。”文化学者荀瑞雪说。对消费者来说，在前期咨询环节，应详细了解套餐包含的内容，具体实施细节等。针对在旅拍中出现的隐性消费、乱收费等问题，消费者要勇敢说不。旅拍结束后针对未能解决的问题，可向相关管理部门投诉。对商家来说，应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并进行明码标价，对消费者提出的疑问予以解释说明。

旅拍行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且无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可依，成为旅拍产业的“痛点”。此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凤凰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因势利导，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服务”举措，发布实施《旅游拍摄服务提供规范》，填补了我国旅拍行业无行业标准的空白，为全国旅拍市场的改进和监管提供了借鉴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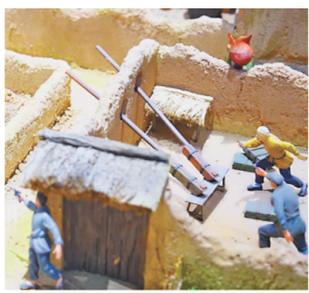
此外，业内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延长产业链，促进景区发展。爆红之后的长红之路难走，部分因旅拍而爆红的城市停留在网红城市的层面上，热度一过便难将短期的流量变为长期发展的动力。“流水线公主”模式终究难以为继，可以扩大旅拍生态，进行跨界融合，借助游戏、影视等传播，扩展和升级旅拍的服务形态，实现行业持久发展。

绝境重生，运河支队火种永不灭

枣庄市革命烈士陵园内绿树成林，立有“运河支队抗日烈士纪念碑”。枣庄市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朱琳琳介绍：“微山湖失守是运河支队经历的一次重大挫折，第一大队被打散，日军越过运河，一路从鲁南追击到苏北。”

邵子真没有被击垮，这位始终心怀国家大义的抗日志士，决心重建队伍。“外祖父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抗日的火灭了。”邵子真的外孙女褚雪侠告诉采访团，外祖父曾三次自发组织抗日队伍，追随者众多，早就被日寇视为眼中钉，就连家人也被日寇不断张榜悬赏缉拿。“撤出微山湖后，他回到家乡，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悉数变卖，就连我小姨看病的钱也被他拿了出来，购置了12条步枪。一个月后，‘运河支队农民大队’正式组建，被打散的战士、爱国村民纷纷加入，这支在绝境中重生的队伍，迅速成为微山湖地区抗日的新力量。”

1943年，一条从华中通往延安的秘



微山湖争夺战模型，战士们使用“火鸡阵”与鸭枪。

密交通线开通，邵子真率领的农民大队成为这条线上的“守护者”。他们熟悉周边的每一条水道，每一片芦苇荡，利用地形优势，多次承担保卫护送的任务。包括陈毅等高级将领在内，先后有千余名干部在他们的护送下避开日伪封锁，顺利往返于华中与延安。”朱琳琳介绍。

穿越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运河支队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接续奋斗。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时，运河支队农民大队已改编为鲁南军区十师三十团二营八连，连队胜利攻占枣庄至临沂公路的战略要点平山制高点，被鲁南军区授予“平山英雄连”荣誉称号。后来，连队随大部队转战苏鲁豫皖，参加过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至转战浙东参加解放舟山群岛。带着运河支队的基因，传承着伟大抗战精神，“平山连”英雄连队的称号沿用至今。

孤胆壮歌，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胜利的歌声还在浪尖回荡，敌人的报复便呼啸而至。

“这里当年叫东渡口，是运河支队的给养码头，日军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这里。”殷昭祥站在码头，向采访团讲述微山湖被夺回后，日军如何报复来袭。

1942年4月，日军华北派遣军推行“蚕食”政策，调集重兵“围剿”微山湖。4月20日下午，岛上8支游击队均获情报：临城、沙沟、塘湖、韩庄、夏镇等要点日军兵力骤增，合围“扫荡”迹象明显。

当晚，各支队伍负责人在吕蒙村碰头，因与岛上群众感情深厚，最终决定“只阻击，不恋战，惩罚来犯之敌后迅速撤退”，由邵子真总指挥，褚雅青等人为副总指挥。“褚雅青当天凌晨便开始疏散百姓，为岛上14个村的老百姓争取撤离时间。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但多拖一分钟，老百姓就多一条生路。”褚雅青的孙子褚庆华告诉采访团。

今年84岁的王玉玺，是当年那场撤退中杨村的幸存村民。1942年4月21日凌晨，他的父母正在院子里推磨，褚雅青派两名战士突然敲响他家大门，急促地提醒他们：“快逃，鬼子要来了！”当时只有1岁的王玉玺在睡梦中被母亲抱起，父亲背着干粮，领着哥哥、姐姐，一家人跟着人群向微山湖西面奔去。“一颗子弹飞了过来，从我的右腮打进，左腮穿出。”王玉玺指着脸上伴随了一辈子的凹陷疤痕，眼泪夺眶而出。“一家人终于逃到滕州大队的阵地，卫生员给我喂了点水，说‘能咽就能活’。是褚雅青同志给了我们全家活下去的机会，父母一辈子的叮嘱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

褚雅青带着部分战士坚守杨村，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掩护大部队和百姓撤离。至上午9时，杨村阵地陷入完全孤立。此时敌人占领杨村西山头，湖上的日军也已登陆，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激战中，褚雅青身负重伤。褚庆华从各种史料、运河支队老战友们的叙述中了解到爷爷最后时刻的无畏。同志们要背他走，他说：“同志们，请从我最后一次命令——赶快撤退！”这是褚雅青对战士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战士们含泪突围后，他用短枪打倒数名敌人，最后毅然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40岁的褚雅青，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据邵子真回忆，撤出岛后，他在沙沟桥清队队伍现身仅剩6人。

微山湖，这座被鲜血染红的抗日堡垒，暂时落入敌手。



褚庆华讲述祖父褚雅青事迹。

绝境重生，运河支队火种不灭

一座「不沉」岛：



杨村幸存村民王玉玺介绍当年胃部中弹的经过。

八队联手，「土战术」收复微山湖

微山湖，传说因商代纣王兄长微子隐居于此得名，岛上分布了14个村落，“殷”是其中大姓。1940年初，这里成了日伪军盘踞的据点，伪滕县八区乡公所设在岛上，他们为虎作伥，不断阻挠运河支队开展抗日活动。

为稳固后方，运河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邵子真派工作人员褚衍启利用社会关系潜入微山湖，随后亲率队伍登岛与伪乡长谈判，让其默许运河支队驻扎，岛上居民纷纷支持。于是，微山湖成为运河支队重要的后方基地，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等另外7支抗日武装也相继进驻。至1940年6月，伪乡公所就被瓦解了。

1941年春天，邵子真又奉命回乡扩建武装。据运河支队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董邱龙与昔日战友们编写的《运河支队抗日史略》记录，邵子真在一年间又发展了3个中队约200余人，成为微山湖地区最大的一支游击队伍。

1941年6月，临城日军察觉微山湖的抗日动向，认为其威胁占领区治安与津浦铁路安全，急令伪鲁南“剿共”自卫军阎成田团驻岛。面对敌寇侵占，抗日武装先是使出“空城计”，把敌人放进来，再迅速集结“关门打狗”。6月23日夜，十多只小船载着各部队战士，从微山东岸蒋集南坝子出发，于晚11时发起进攻。

微山县微山镇杨村党支部书记殷昭祥告诉记者，当年的战斗是军民联手的胜利。伪军团部驻守在杨村大户殷茂全的大院，凭借火力负隅顽抗。运河支队峰县大队副大队长褚雅青早有准备，战前便让部队备好云梯。运河支队用“土法”将着火的大公鸡丢入炮楼，再配以鸭枪进攻，吓得伪军奔楼向湖边逃窜，却不知微山湖渔民早已在浅水区布下坐钩、地钩、滚钩等30余种铁质鱼钩。伪军跳入水中，鱼钩瞬间钩住身体，越挣扎缠得越紧，扎得越深，被困的伪军只能在水中哀嚎。天亮时，战士们从芦苇荡摇船而来，轻松俘获敌人。

此次战斗歼灭伪军一个大队、毙、伤、俘伪军200余人，缴获枪支200多支。战后，我方在岛上建立滕县第八区抗日区政府。微山湖，这座曾被寇寇染指的孤岛，重新回到人民武装手中。

在齐鲁山水间书写家国情怀

□ 本报记者 逢春阶

近日，两部聚焦山东的电视剧热播，悄然唤起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回望。《我们的河山》从1937年山东沦陷开始，跟随青年庄琦的脚步走进沂蒙山区，感受他在战火中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的历程；《生万物》则将镜头转向鲁南，通过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国难之际百姓“毁家纾难”的家国担当。荧屏上的这股“山东风”，让观众从细腻的故事中感受山东人民的品格，读懂蕴藏在齐鲁山水之间的家国情怀。

这些作品能够打动人心，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真实的历史渊源。山东曾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1938年，但徕山起义率先点燃齐鲁抗战星火，随后八路军115师主力进驻，与当地百姓共同建立鲁中、胶东等抗日根据地。军民创造出独特的斗争方式：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日军晕头转向，铁道游击队在津浦铁路线上演绎“扒火车、炸桥梁”的传奇。沂蒙百姓怀着“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的信念支援子弟兵。抗战期间，山东军民经历大小战斗数千次，歼灭日伪军数十万人。

这些鲜活的记忆能够穿越时光，离不开一代代山东作家的默默耕耘。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大多源自战火中的亲身体验，笔端承载着血与火的记忆。上世纪50年代，刘知侠以鲁南铁道游击队的真实经历为背景，创作了

小说《铁道游击队》，后来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来自铁路工人和矿工的游击队员形象，受到一代代读者和观众的敬仰和喜爱；冯德英将目光投向胶东昆崙山区，小说《苦菜花》通过仁义嫂一家的命运变迁，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的“革命母亲”，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郭澄清的《大刀记》聚焦鲁北平原，以农民英雄梁永生为主角，展现普通人在战火中觉醒、持刀抗敌的壮举，改编的电视剧也赢得观众喜爱。刘知侠曾向笔者回忆过一个细节：日军投降后的新年，游击队员们摆下庆功宴，特意将最丰盛的一桌酒菜端到牺牲战友的牌位前。队员们向刘知侠表达了两个心愿：一是为牺牲的战友立碑，二是希望有人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份沉甸甸的嘱托，让作家的笔下多了一份责任——写下的不仅是文字，更是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信史”。

随着时间推移，新一代创作者虽未亲历战争，却以同样的热忱与创新精神，潜心挖掘历史细节，以更多元的艺术视角，诠释那段岁月中的军民情谊和人性光辉：李存葆与王光明的《沂蒙九章》，莫言的《红高粱》，苗水的《非凡的大姨》，赵德发的《缙绅与决绝》……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与坚持。《生万物》即改编自赵德发的《缙绅与决绝》。此外，电视剧《沂蒙》、电影《沂蒙六姐妹》、歌剧《沂蒙山》、京剧《燕翼堂》……多种形

式的艺术作品也让齐鲁大地上的红色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当代生活。它们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能够引发当下观众共鸣的情感载体。

的确，在山东这片土地上，红色印记早已与自然风光和人文记忆融为一体——一首《沂蒙山小调》，唱出百姓对家乡的深情；“红嫂”以乳汁救治伤员、“乳娘”默默哺育革命后代的故事，则体现

了齐鲁女性特有的坚韧与大爱。

文学与影视共同绘就齐鲁大地的红色长卷。有关山东的红色记忆，也将永远铭记在每一个读过这些故事、看过这些影像的人心中。

